

杭州海潮寺與華嚴大學

杭州師範大學政經學院 教授
黃公元

摘 要

一、杭州海潮寺歷史沿革

海潮寺至今四百多年歷史。關於海潮寺肇建，明末《武林梵志》與當代的《杭州佛教史》說法不盡一致，本文認同前者的記載，指出後者所謂蓮池大師創建之說缺乏根據。海潮寺初建時規模不大，清嘉靖、道光年間擴建，成為杭州巨剎。咸豐年間毀於太平天國之亂。同治三年起，住持普照清道勸募重建，光緒年間海潮寺重現輝煌。普照法子顯振赴上海募建海潮寺下院，在小南門外建成留雲禪寺，為後來華嚴大學遷往杭州結下勝緣。民初上海華嚴大學在杭州續辦，在海潮寺歷史上寫下光輝一頁。清末民初，海潮寺與靈隱寺、淨慈寺、昭慶寺並稱杭州四大叢林。日寇侵華期間，海潮寺為日軍所占，因遭雷擊寺院主要建築毀於大火。抗戰勝利後，顯光法師力圖修復，並於此開展僧教育，頗有成效，但遇到一些違緣，未能全部實現初衷。1958 年在海潮寺舊址建橡膠廠，後來僅有天王殿遺構尚存，2000 年公佈為杭州文保單位。

二、海潮寺與華嚴大學、華嚴蓮社及華嚴學傳弘的勝緣

月霞法師在上海創建華嚴大學，開學不久即因違緣難以為繼。海潮寺下院上海留雲寺住持、顯振禪師徒孫應乾及時伸出援手，並與杭州海潮寺住持聯絡，達成華嚴大學遷杭續辦的協定。60 名學僧在杭州海潮寺圓滿完成學業，其中不乏後來在中國佛教發展中卓有成就的佛門龍象。就與華嚴蓮社及華嚴傳弘的因緣而言，智光法師是一位承上啟下最關鍵的大德。正是智光弟子南亭在臺北創辦了華嚴蓮社和華嚴專宗學院，智光另一弟子靄亭亦是華嚴大學學僧，於華嚴傳弘也多有建樹。常惺、慈舟、戒塵、了塵、持松、惠宗、慕西、妙闊等畢業學僧也作出了各自應有的貢獻。

三、海潮寺重建之現狀與前景

近年重建海潮寺呼聲強烈，杭州市政府與杭州佛教協會已達成復建共識，在海潮寺舊址擇地由杭州佛教協會建設。期待海潮寺重建能早日變成現實，與海峽對岸的華嚴蓮社再續前緣。

關鍵詞：杭州海潮寺、華嚴大學、華嚴蓮社、華嚴學傳弘

Hangzhou Haichao Temple and Huayan Institute

HUANG, Gong-yuan

(Professor, Hangzhou Normal University)

Abstract

First, the history of Hangzhou Haichao Temple. Haichao Temple has a history of more than four hundred years. On the creation of Haichao Temple, “*Wulin Fanzhi*” of the late Ming Dynasty and the contemporary “*History of Hangzhou Buddhism*” is not exactly the same. This paper agrees with the former records, pointing out the view point that the temple was founded by Master Lianchi lacks of reasonable basis. Haichao Temple was not very large at first. Later it was expanded in the Jiaqing and Daoguang years of Qing Dynasty, and became a large temple in Hangzhou. In the Xianfeng years of Qing Dynasty, it was destroyed by the Taiping Rebellion. Since the Tongzhi three years of Qing Dynasty, the abbot of Haichao Temple, Master Puzhao fundraised to reconstruct the temple which resplended again in the Guangxu years of Qing Dynasty. As a disciple of Master Puzhao, Xianzhen went to Shanghai to build a branch of Haichao Temple, Liuyun Temple outside Xiaonan Gate. This forged a fate for Huayan Institute which later moved to Hangzhou. In the early years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Shanghai Huayan Institute continued to run in Hangzhou, which wrote a glorious page in the history of Haichao Temple.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the early Republic of China, Haichao Temple, Lingyin Temple, Jingci Temple and Zhaoqing Temple were regarded as the four largest temples in Hangzhou. During the Japanese invasion of China, the temple was under control of Japanese army and later was struck by lightning which resulted in that main buildings were destroyed by the fire. After the victory of the Anti-Japanese War, Master Xianguang tried to repair and carry out monk education, as was first quite effective, but later he encountered some breach stopping him from completely realizing his original dreams. In 1958 at the site of Haichao Temple was built a rubber factory, later only King Hall remains, in 2000 it was identified as the Hangzhou cultural security unit.

Second, the connection between Haichao Temple and Huayan Institute, Huayan Lotus Association,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yan School. Master Yuexia created Huayan Institute in Shanghai. The school will soon be difficult to sustain. Yinggan being the abbot of Shanghai Liuyun Temple which was branch of Haichao

Temple and being an apprentice of Master Xianzhen's lended a helping hand in time. He contacted the abbot of Hangzhou Haichao Temple, and reached an agreement to renew the relocation of Huayan Institute. Sixty monks successfully completed their buddhism education in Haichao Temple, many of whom later reached great achievement and played important rol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Buddhism. Speaking about the fate of Huayan Lotus Association and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yan School, Master Zhiguang was a link between the most critical figures. It is precisely Zhiguang's apprentice Nanting in Taipei founded Huayan Lotus Association and Huayan College. Another apprentice of Zhiguang, Aiting was also from Huayan Institute, who made great achievements in Huayan School as well. Changxing, Cizhou, Jiechen, Liaochen, Chisong, Huizong, Muxi, Miao kuo and other graduates made their due contribution.

Third, the status and prospects of the reconstruction of Haichao Temple. There is a strong demand for reconstructing Haichao Temple in recent years. Hangzhou Municipal Government and the Hangzhou Buddhist Association have reached a consensus that the reconstruction work will be at the site of the old temple and will be carried out by the Hangzhou Buddhist Association. We are expecting that there construction will be soon complete, and the new Haichao Temple will resume relationship with the present Huayan Lotus Association in Taiwan.

Keywords: Hangzhou Haichao Temple, Huayan Institue, Huayan Lotus Association, The Propag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uayan School

一、杭州海潮寺歷史沿革

杭州海潮寺，曾是杭州錢塘江畔一座著名古剎，因面對氣勢磅礴、舉世聞名的錢塘江湧潮，而有海潮寺之稱。

關於杭州海潮寺的肇建，目前見到的有二種說法。

一是明末杭州名士吳之鯨（?-1609）¹編纂的《武林梵志》中的記載：「鎮海禪院。在永昌門外仁和縣會保四圖。臨江為剎，俗稱海潮寺。明萬曆三十一年，僧如德、性和、海仁建，地約五畝餘，郡邑給帖焚修接眾梵，進香普陀者必聚足於此，猶徑山之有接待院也。寺與巽峰新塔相望。」²

另一說法見冷曉先生編寫的《杭州佛教史》，該書中這樣寫道：「明代晚期，高僧蓮池祿宏於錢塘江北岸傍江建寺，名海潮寺，並鑄有大鐘。」³

現在關於海潮寺的一些宣傳資料中，多有採用《杭州佛教史》中所說的，以借重雲棲蓮池大師之聲望與影響來提升海潮寺之歷史地位。蓮池大師固然是位教依華嚴、融合諸宗、大弘淨土的一代祖師，與本文的華嚴主題多有關聯，但筆者基於對歷史事實的尊重，還是傾向於認同《武林梵志》的說法。理由如下：

《武林梵志》編撰者是晚明杭州名士吳之鯨，他與蓮池祿宏（1535-1615）是同時代人，且與蓮池及其弟子多有交往。他敬仰蓮池大師，故在《武林梵志》中，與蓮池大師有關的情況多有記載，不僅卷二的「雲棲寺」條目，內容非常詳實，所用篇幅大於志中其它任何一個寺院，就是杭州極為著名的寺院如靈隱寺、淨慈寺、昭慶寺等的篇幅也沒有雲棲寺的篇幅來得大。⁴而且其它與蓮池或雲棲寺有關的寺庵條目，如上方寺、長壽庵、孝義庵、蓮居庵等，篇幅也不小。在「六和塔」條目中，還特別提及「萬曆間祿宏重修」。凡此種種，足見吳之鯨對蓮池大師法化活動的高度關注。但「鎮海禪院」這一條目，不僅文字簡略，而且隻字未提海潮寺與蓮池大師的關係。若海潮寺真是蓮池大師創建，他怎麼會如此簡略、一字不提呢？此其一。

¹ 吳之鯨，字伯霖，又字伯裔，杭州人。與晚明名士馮夢禎、黃汝亨等友好，博學廣識，多有著述，同吳大山（字仁仲）並稱「江皋二俊」。屢試不第，萬曆三十七年（1609）中舉，褐選浮梁縣令，是年六月卒於任所。伯霖喜好佛學，未仕時遍遊杭州梵剎，編有《武林梵志》十二卷。

² 吳之鯨，《武林梵志》冊上，卷 2，《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57，眠雲精舍抄本，揚州：廣陵書社影印，2006 年，頁 108-109。

³ 冷曉，《杭州佛教史》冊下，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 年，頁 371。

⁴ 「雲棲寺」，見《武林梵志》，冊上，卷 2，頁 138-151，共 144 行；「靈隱禪寺」，見《武林梵志》冊上，卷 5，頁 348-356，共 80 行；「淨慈寺」，見《武林梵志》冊上，卷 3，頁 160-164，共 50 行；「昭慶律寺」，見《武林梵志》，冊上，卷 5，頁 304-305，共 17 行。

蓮池大師法名祿宏，其皈依師性天文理和尚按「文殊廣大智」的法脈源流偈語，給蓮池所取的法名，原本為殊宏，因避諱而改「殊」為「祿」。故蓮池大師的門人，法名皆以「廣」、「大」、「智」行，如聞谷廣印、紹覺廣承、古德大賢、新伊大真、本金智鉞等。而吳之鯨這裡所述創建鎮海禪院的三位僧人，法名為如德、性和、海仁，不大可能是蓮池門人，否則吳之鯨不會一點不提及。這說明，海潮寺既非蓮池大師親自創建，亦非蓮池門人所創建。此其二。

晚明時雲棲一系在杭州有多所寺庵，如法華寺（亦稱雲棲別院）、上方寺、長壽庵、無礙孝義庵、蓮居庵等；杭州有蓮池門人住錫的寺院，吳之鯨也多有提及。但未見有蓮池及其門人建鎮海禪院一說，查《蓮池大師全集》，亦未發現與錢塘江畔之鎮海禪院相關的任何文字。此其三。

據此三方面理由，《杭州佛教史》所謂海潮寺為蓮池大師創建之說，缺乏根據，似難成立。不知其依據何在？冷曉先生前幾年已經去世，其如此說法究竟有何依據，已無法知道。因此，筆者認為還是應該相信晚明時人吳之鯨編纂的《武林梵志》中的記載。

由吳之鯨的記載可知，海潮寺乃是俗稱，因臨江為刹而有此名，初建時規模不大。其正式寺額，則是鎮海禪院。永昌門，明時亦稱草橋門，清初開始改稱望江門，並一直沿用至今。⁵此條目中提到的巽峰新塔，是指北宋初由永明延壽大師在月輪山上督造的杭州著名佛塔——六和塔，因月輪山在杭城東南的錢塘江畔，南宋初由智曇法師發心重建，晚明時雲棲蓮池又重修過一次，故稱之為「巽峰新塔」。鎮潮是六和塔的重要功能之一，與之相望的江邊佛刹名曰「鎮海禪院」，兩者可謂相互呼應。正因為海潮寺瀕臨江邊，位居古時之交通要津，寺旁建有碼頭設施，所以除僧眾於此熏修外，接待由水路朝禮觀音菩薩道場普陀山的雲遊僧人與進香善信，也是海潮寺的重要功能之一。⁶可以想見當年來來往往的僧尼與香客，聚足於海潮寺，乃是錢塘江邊一道頗有特色的佛教文化風景線。

當然，相對於錢塘江畔眾多的千年古刹而言，海潮寺的歷史並不算長，明萬曆三十一年，按西元計是 1603 年，距今（2015 年）僅 412 年而已。

⁵ 望江門早已不存，但作為地名依然在沿用，附近有望江路與望江門外直街等路名及望江新園等新建住宅小區名。現在的望江路與海潮路相交叉，海潮路，因海潮寺而得名，海潮路之最南端即是海潮寺遺址。

⁶ 滄海桑田，臨江為刹的海潮寺，原本緊鄰錢塘江海塘（江堤），寺旁之碼頭即稱海潮寺碼頭。後來，隨著江邊灘塗外延，海塘外移，海潮寺遂與新的海塘之間有了一定距離（約 1.5 公里）；如今的海潮寺遺址，鄰近一條名曰秋濤路的主幹道，秋濤路的位置大體上即是以前的海塘，近年考古發掘中這裡發現了古海塘的一些遺存。隨著水上航運在整個交通體系中地位的下降，海潮寺碼頭不復存在，香客往普陀山朝禮，早已不走這條路線。

清嘉慶年間(1796-1820)，海潮寺擴建，擁有殿宇僧舍三百餘間，成為杭州的巨剎之一，香火甚旺。

道光九年(1829)，古今和尚(臨濟宗第 40 世)繼承祖席，主持海潮寺達 24 年，興廢舉墜，宏暢宗風，四方來歸依者踵趾相接。咸豐二年(1852)，古今和尚謝事退休，普照清道禪師(臨濟宗第 41 世)繼席，恪守先師之事業，宗風不墜。但在他任內，不幸遭逢「庚辛之難」(1860-1861)，「太平軍」攻入杭州，海潮寺毀於戰火之中。洪、楊之亂軍撤離杭州後，清道發心復興海潮寺，於同治三年(1864)於海潮寺遺址結茅禪修，募緣重建，海內檀越爭先布捨，經多年努力，次第規復佛宇，增建禪堂，使雲遊緇素得所棲息。他不僅於此領眾晨夕焚修，還於光緒七年(1881)，上書請得朝廷頒賜《龍藏》全部，並建閣尊藏，以為鎮寺之寶，那時他已年屆七十。清道還重視禪藉的整理刊刻，同治十年(1871)邀慧月和尚慧機師，共募刻資，刊刻清初源洪大師增訂的《百丈清規證義記》；清道退居別院以後，於光緒十二年(1886)勘審刊行元代寶洲覺岸禪師編撰的《釋氏稽古略》，並為之撰序。該序中述及海潮寺的文字，乃是有關海潮寺的重要文獻，可以校正如今關於海潮寺歷史的一些誤傳。⁷ 清道寂後，有釋顯振等編的《普照禪師文錄》一卷(附有《淨業記》一卷)傳世。

顯振禪師，乃普照清道法嗣，字智能，為臨濟第 42 世，是庚辛之難後協助其師清道重興海潮寺的得力助手。他不僅襄助其師四方勸募，於大雄寶殿等的建成出力甚多；而且遵師命去上海拓展海潮寺的弘化事業，募建接待十方雲水僧的海潮寺在上海的下院，歷盡艱辛，得到上海道臺的支持和廣大善信的贊助，光緒二年(1876)終於在上海南市小南門外建成留雲禪寺，俗稱亦名海潮寺，成為上海一大叢林。這裡後來不僅是民國初期中華佛教總會成立大會的會址，而且為後來杭州海潮寺一段輝煌的僧教育史結下了前世的勝緣。

光緒十六年(1890)前後，杭州海潮寺修葺過一次，至今尚存的天王殿大樑上還有光緒十六年的一長段文記，即是那次修葺的一個佐證。

民國初期，是海潮寺歷史上的一段輝煌時期。月霞法師與應慈法師創辦的華嚴大學，曾在此辦學，錢塘江畔的海潮寺由是而成為近現代僧教育的一大亮點，為中國佛教培育出一批學行並重的佛門龍象。華嚴大學之所以從上海遷到杭州海

⁷ 網上有的資料說「先是海潮寺毀於兵燹，普照和尚發願募化，修復殿宇。多年募捐，次第漸復舊觀，唯大雄寶殿未能施工。顯振依師之後，繼承師志，於同治三年募化四方，寒暄不輟，積數年之力，大雄寶殿終於重新建成。」(見 <http://baike.baidu.com/view/657749.htm> 等)顯然與清道撰於光緒十二年的《釋氏稽古略》序中所述(見《大正藏》冊 49，頁 737 中 21-24)相矛盾，序中明言「同治三年甲子，清道就舊址，結茅募緣，思為得尺得寸之計。辱海內檀越爭先布捨，遂以次規復佛宇，增建禪堂，俾雲遊緇素得所棲息。」

潮寺繼續辦學，正是得到了顯振禪師的徒孫、海潮寺下院上海留雲寺住持應乾印廣老和尚及杭州海潮寺住持虛孔和尚的支持協助。關於海潮寺與華嚴大學的勝緣，本文第二部分將進一步敘述，此處從略。

當年的海潮寺，還吸引了好多大德名流，如國學大師馬一浮與時任海潮寺住持的幻和尚交好，曾在此講《大乘起信論》，並與後來出家成為著名律師（弘一大師）的多才多藝的李叔同，於此參加一兩禪師主持的禪七；李叔同與其弟子豐子愷在遊訪海潮寺時，還留下了珍貴的墨寶。

民國二十二年（1933），海潮寺僧釋脫穎曾赴南洋取來巴厘文貝葉經、藥師佛繡像、唐寅等名人書畫和經論疏注等不少佛教文物，珍藏於寺內。

海潮寺在清末民初，與杭州市著名的千年古剎靈隱寺、淨慈寺、昭慶寺一起，並稱為杭州「四大叢林」。

日寇侵華，杭州淪陷，血雨腥風中，杭州海潮寺也慘遭劫難。據筆者對海潮寺周邊一些原住民的訪問，當年曾有日軍一支騎兵隊強駐海潮寺內，寺內池塘成為馬匹清洗之處，民間因之而稱其為洗馬塘。日軍占據海潮寺期間，因雷擊引起的一場大火燃燒了好幾天才熄滅，藏經樓、大雄寶殿等主要建築和寺內珍藏的佛典等寶貴文物慘遭焚毀，僅有天王殿和部分經堂僧舍以及一些古樹倖免。

抗日戰爭勝利之後，受邀擔任海潮寺方丈的顯光法師（1911-1998），力圖修復重興海潮寺，曾建五百羅漢堂，並在堂內設佛學圖書館，還兩次集知識僧青年，在寺內舉辦研習所，培育僧才，頗有起色，但遇到前任住持強行接收等違緣，未能完全實現其整理計畫的初衷。⁸

⁸ 顯光法師後來曾作《海潮寺感賦並序》，詩曰：「憶昔錢塘弄海潮，潮音聲徹九重霄。兩續台賢開講肆，一堂龍象盡英豪。群魔亂舞偷天術，砥柱難傾匝地牢。」序中言及自己住持杭州海潮寺為時六載，曾兩度辦僧教育。但前任住持見寺務有所起色，利慾薰心，陰謀收回已交卸之住持權職，兩次強行接收，未逞。第二次還糾集人員欲武裝接收，時杭州《天行報》還以「接收海潮寺演出全武打，官法敵不過佛法」為題報導。參見明基主編，《安國禪林》，湖北：黃州安國禪寺印行，頁 51-52。前任住持的兩次陰謀鬧劇，雖未得逞，但也干擾了顯光法師復興海潮寺全部整理計畫的實施。另，1947 年 6 月出版的《弘化月刊》第 72 期刊登的〈杭州市海潮寺近訊〉言及住持顯光邀集當地士紳商議寺院整理計畫，先將觀音殿改作臨時大雄殿，裝設五百羅漢堂，堂內設佛學圖書館，以供四眾閱覽。見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三編，卷 25，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1 年，頁 384。這一訊息，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顯光法師力圖復興海潮寺的努力。顯光法師在住持海潮寺期間，曾兼任湖北黃州安國寺住持（1946-1949），但因海潮寺事務繁重，未去黃州，而由他人代管。他於 1956 年返回湖北後，先是任武昌三佛寺，1957 年應請回安國寺復任住持，直到安國寺在「文化大革命」期間被占；1986 年安國寺重新開放，顯光再度應請住持安國寺，1998 年於此圓寂。顯光法師禪教兼通，能文善詩，曾任中國佛協常務理事、湖北佛協副會長、黃岡市佛協會長、武昌佛學院副院長、九華山佛學院副院長等，有《化石禪詩鈔》、《浪漫吟》詩稿存世。

顯光法師於 1956 年離杭返回家鄉湖北。此後僅有幾名僧人苦守海潮寺，曾有軍隊的一個團部進駐寺內。⁹1958 年，在海潮寺舊址一帶，建設海潮橡膠廠。據橡膠廠早年的員工回憶，海潮寺遺址大部分成為橡膠廠的廠區，建廠人員剛進駐時，遺址部分建築內尚有佛菩薩聖像及哼哈二將塑像等，遺存的寮房僧舍等一度成為員工宿舍和廠醫務室、工會圖書館、活動室等用房。後來佛像被拆除，遺存的建築或被拆除、或被改建（木結構改為鋼筋混凝土結構），唯有天王殿在拆除佛像後改作倉庫用房，得以倖存下來。海潮橡膠廠後來改名為杭州橡膠廠，改革開放後，改組成為中外合資的杭州中策橡膠有限公司。

天王殿前面到沙河¹⁰的海潮寺部分遺址，橡膠廠初建時期，是一片荒地，僅有一些樹木，後來這裡建起了郵電部下屬的杭州郵電器材廠（亦稱郵電四廠），幾經改名，現簡稱浙江網絡公司。遺存的天王殿靠網絡公司一側牆上的精美磚雕至今猶存，筆者曾到實地考察，並拍攝了一些照片。

2000 年 7 月 9 日，杭州市文物局將海潮寺天王殿公佈為杭州市第三批文物保護單位。

二、海潮寺與華嚴大學、華嚴蓮社及華嚴傳弘的勝緣

民國初期，海潮寺與華嚴大學的一段殊勝因緣，是海潮寺歷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光輝篇章。

民國二年（1913）末，中國近現代著名僧教育家、禪教皆有甚深造詣的高僧顯珠月霞法師（1857-1917）與其師弟顯親應慈法師（1873-1965），應邀在上海哈同花園創辦華嚴大學，次年（1914）招生開學，但沒多久即因異教徒之挑唆而無法繼續辦學。

在此困難時刻，智慧顯振禪師於清同、光年間在上海小南門外建成的海潮寺下院留雲禪寺，及時伸出了援手。時任留雲禪寺住持的應乾印廣和尚，是顯振禪師的徒孫¹¹，他邀請華嚴大學全體師生遷到留雲寺暫住，並聯絡杭州海潮寺住持

⁹ 據一些老人回憶，那時的海潮寺尚有天王殿、鼓樓與一些僧舍廂房。面對望江門外直街的海潮路口高大的「後山門」仍在，門內面對面的兩座建築內是高達 2 米多「哼哈二將」塑像。寺旁靠江邊的碼頭已成木材堆場。曾有軍隊的一個團部進駐寺內。有的老人回憶，那時寺內僅有二名年輕的僧人，後來遭遣散而被迫還俗，成為望江村的農民。

¹⁰ 沙河，緊貼原為古海塘（江堤）的秋濤路，如今稱為新開河。

¹¹ 釋應乾（1866-1925），常州人，20 歲時投上海留雲禪寺密通觀月禪師座下剃度，法名印廣，字應乾。光緒十七年（1891），赴南京寶華受具足戒，於此學律五年餘。後朝禮普陀、九華、五臺、峨眉諸大名山，參訪天寧、高旻、金山、焦山諸大名刹，光緒二十七年（1901）返回上海留雲禪寺，協助其師觀月和尚管理寺務，光緒三十二年（1906），奉師命在寺中創設留雲高等小學，免費

虛孔和尚趕到上海，與月霞法師共商對策，商定三方合作繼續辦學，月霞法師負責教學，杭州海潮寺提供辦學房舍場地，上海留雲寺獨力承擔辦學經費。民國四年（1915），華嚴大學遂從上海遷往杭州，海潮寺全力照應支持，使月霞、應慈制定的培養方案和教學計劃，得以落到實處，60名學僧於此完成學業，順利畢業。錢塘江畔的海潮寺由是而成為近現代僧教育的一大亮點，為中國佛教培育出一批學行並重的佛門法將，可謂新一代僧才的搖籃。諸如智光、常惺、慈舟、持松、靄亭、戒塵、了塵、惠宗、慕西、妙闊等在近現代弘法利生事業方面卓有成就的大德，都是當年從杭州海潮寺華嚴大學畢業的學僧。

創辦華嚴大學的月霞大師與其師弟應慈大師，以及從海潮寺華嚴大學走出來的這些高僧碩德，無不教宗華嚴，兼融諸法，不僅於華嚴學的傳承與弘揚作出了各自應有的貢獻，而且在近現代中國佛教的發展進程中，隨順各自的因緣，富有特色地開展弘法利生的教化事業，均產生了不小的影響。

月霞大師與應慈大師的巨大貢獻與深遠影響，及其與後來的華嚴蓮社的淵源關係，已有一些研究成果，故這裡不擬展開。此處著重述說當年華嚴大學畢業學僧與華嚴蓮社及華嚴學傳弘的因緣。就此而言，智光法師可謂其中承前啟後最為重要的關鍵人物，另外幾位也有其不可忽視的影響。

智光法師（1889-1963），早年曾就讀於實施新式教育的祇園精舍，與仁山、太虛等為同學。繼而就讀於江蘇僧師範學堂，受教於曾任學堂監督的月霞法師，與月霞結下勝緣。民初，法師回到家鄉泰縣，受聘擔任儒釋初高小學校長。就讀的學子中有二位落髮出家即依止於他的學僧——南亭與靄亭，又在這裡依其學習受教，因緣已非同一般。後來，南亭、靄亭與智光法師及華嚴學傳弘的因緣進一步加深。正是南亭（1900-1982）於1949年奉侍智光長老同赴臺灣，1952年在臺北創辦了華嚴蓮社，1975年又倡議創辦華嚴專宗學院，開出現當代華嚴學傳弘的一片新天地，華嚴蓮社成為現當代華嚴學研究傳弘的主要基地；南亭恪盡弟子之禮，一直恭謹侍奉智光長老，在長老圓寂後又創辦智光商工職業學校，以資紀念；南亭與智光長老的因緣，實可謂特別殊勝深厚。靄亭（1893-1947）年長南亭7歲，比智光僅少4歲，後來智光又攜靄亭一起就讀華嚴大學，同時畢業於杭州

招收貧民子弟入學。民國元年（1912），觀月老和尚示寂，應乾以臨濟宗四十四世法嗣身份，繼席留雲寺。是年即與八指頭陀寄禪和尚發起組織中華佛教總會，並在留雲寺召開成立大會。民國三年（1914）經他努力，促成華嚴大學遷至杭州海潮寺繼續辦學，於華嚴大學功不可沒。應乾在師公顯振、師父觀月奠定的海潮寺頗具規模的基礎上，進一步增建房屋二百餘間，購買良田千餘畝。還在上海市區內興建彌陀寺、天樂寺，作為留雲寺的下院。曾鑄造一口兩千餘斤重的大鐘，懸掛於留雲寺天王殿的樓上，成為留雲寺一大特色。他憑借寺院充裕的經費，積極開展慈善事業，舉辦佛學研究社，培養僧才。留雲寺成為上海四大寺院之一。日寇占領上海期間，留雲寺毀於炮火。本世紀初，留雲寺易地在嘉定南翔古雲翔寺遺址重建。

海潮寺，於是兩者之間便形成了既是師徒、又是同學的特殊關係；離開海潮寺後，靄亭還常隨智光一起聽法參學，包括追隨月霞老聽經；此後靄亭到香港弘法，透過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兩度邀請智光長老赴港宣講《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等，開香港講經之先聲；靄亭是近現代在香港弘揚華嚴頗有影響的一位大德，智光大師的提攜、指導與支持自是功不可沒。南亭、靄亭乃是智光門下傳承弘揚華嚴的二員傑出法將。

智光在杭州海潮寺華嚴大學的畢業論文，為數萬字的《華嚴大綱》，可惜此著不幸毀於炮火，未能流傳於世。離開海潮寺後，智光追隨月霞大師多時。月老圓寂後，痛失所依，遂依冶開長老參究向上一著。1921年掩華嚴關於泰州北山禪寺，深究華嚴。隨後應聘焦山定慧寺，歷任監院、方丈，創辦焦山佛學院，講經說法，座下達數百人。期間兩赴香港，講《普賢行願品》等諸經。抗戰期間，為避日軍戰火，移錫家鄉泰縣光孝律寺，集故鄉子弟，傳授佛學、儒學，鼓吹抗日救國，在玉蓮堂、宏開寺演揚華嚴、法華。1949年赴臺後，指導支持高徒南亭創辦華嚴蓮社，歷講大乘諸經，主持華嚴誦經月會的共修活動，隨宜開示經義法要，皈依座下者，不下數千人。智光大師一生培育人才，不遺餘力，其門下俊才輩出，如其剃度弟子南亭、靄亭，法子鐙朗（即東初，焦山定慧寺傳法弟子）等，徒孫存遠、善遠，法孫聖嚴等，徒曾孫成一等，皆深受教益，卓有成就。智光老和尚圓寂後，南亭、東初、聖嚴、成一等的紀念性文字，無不追思感念老和尚的恩德。¹² 陳辭修、于右任等政界名流，屈映光、李子寬、孫張清揚等居士大德，紛紛或題字或撰偈或作文，無不深切悼念，交口讚揚。可見，智光大師在佛教界的崇高威望與巨大攝受力，故有臺灣「僧皇」之稱，可謂當之無愧。

正是智光長老上承月霞大師，下傳南亭、成一等後輩法將，使華嚴專宗得以傳承不絕，發揚光大。

海潮寺華嚴大學畢業的學僧中，於華嚴的傳承弘揚，除智光法師厥功至偉外，常惺、慈舟、戒塵、了塵、持松、惠宗、慕西、妙闊等，也各有其貢獻。

著名的佛教教育家常惺法師（1896-1939），初入上海華嚴大學時尚著俗裝，得月霞大師關於住持佛法必須落髮受戒訓導的啟示，乃在學校遷移停課期間，請自誠長老為他落髮，並在寶華山隆昌寺受具足戒，然後到海潮寺華嚴大學繼續學習，以優異成績畢業。以後在其開展的僧教育過程中，始終貫徹性相之學，而融

¹² 智光大師圓寂後，《法眷供文》，由門人南亭、東初謹率諸信士弟子等百拜上言；《智光老和尚紀念集》跋語，為南亭長老所撰；東初老人作《尊師智老人奉安感賦》；聖嚴法師撰文《痛失庇蔭》；成一法師撰文《聖跡難思 恩典難忘》；無不沉痛追思長老的無盡恩德。分別見《智光老和尚紀念集》頁 37、151-152、46、81-86、114-120；《智光大師法彙》頁 391、513-514、402、439-444、472-478。

歸於賢首，著有《佛學概論》、《賢首概論》等。常惺在安慶迎江寺開辦的安徽僧學校任校長期間所培養的僧才中，就有後來在臺北創立華嚴蓮社的南亭法師；在常惺任泰縣光孝寺住持、創設光孝佛學研究社期間，還特地請南亭法師來襄助，聘為副寺，由於常惺法師這時還在兼任北京柏林教理院院長，不常在光孝寺，故光孝寺的寺務和研究社的教學工作，事實上大都由南亭代理主持，足見其對南亭法師的信任與重視。雖然南亭創辦華嚴蓮社時，常惺已圓寂十多年，但南亭法師的成長歷程中，常惺法師對他的教育與栽培，也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常惺也是南亭的恩師之一。南亭在臺北創辦華嚴蓮社等一系列弘法利生事業的輝煌成就中，自然也包含著常惺法師早年培育南亭的心血。

海潮寺華嚴大學畢業的學僧中，創辦或參與以華嚴大學或華嚴學校命名的僧教育機構的，就有慈舟、戒塵、了塵、慕西、妙闊等。在其他僧教育機構或佛教道場中，講演華嚴的則更多。

慈舟法師（1877-1957），也是著名的佛門教育家，他不僅同佛教革新家與教育家太虛大師因緣匪淺，而且與禪門泰斗虛雲長老、淨土巨擘印光長老、弘傳華嚴的月霞大師、弘傳天臺的諦閑大師等皆有甚深因緣。他於海潮寺華嚴大學畢業後，曾多次宣講華嚴大經與《普賢行願品》。據道源法師《慈舟大師傳》，1920年漢口九蓮寺的華嚴學校（或曰華嚴大學），乃慈舟與海潮寺華嚴大學同學了塵和戒塵創辦，由戒塵主講，慈舟輔講；¹³福州鼓山法界學院由慈舟宣講華嚴大經，是應虛雲禪師之邀；北平淨蓮寺慈舟宣講華嚴大經，是應倓虛法師之邀，慈舟為免南北奔走，還將法界學院遷於北平淨蓮寺；常熟興福寺惠宗和尚辦法界學院，慈舟協助之，戒塵任主講，慈舟輔講。慈舟法師講演華嚴大經，每處皆用二、三年時間。道源感歎道：「倘若對於華嚴經沒有真正認識的人，實在發不起來這樣大心啊！」慈舟還在多處寺院講過《普賢行願品》等經典。慈舟遺著有《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聞記》（亦名《華嚴經普賢品親臨記》）、《起信論述記》等。慈舟法師是教弘賢首、律持四分、行歸淨土的近現代著名高僧，可謂海潮寺華嚴大學畢業學僧中，弘揚華嚴的一位傑出代表。

戒塵法師（1878-1948），禪教淨皆有甚深造詣。清末曾與虛雲老和尚等結為禪侶，在終南山結廬修持；又隨虛雲長老到雞足山掩關靜修三年。民初月霞大師辦華嚴大學，戒塵欣然入學研習教理。此後，曾在常熟佛垣寺掩關三年虔修淨土，後長期在雲南，以弘揚淨土法門為主，對近現代雲南佛教發展卓有貢獻。前已述及，他是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的創辦者之一，且是主講法師；常熟興福寺的法界學院，也由他主講。他在禪教淨諸方面皆有著述，華嚴方面的有《華嚴一

¹³ 戒塵法師和慈舟法師，兩人年齡雖相仿，戒塵比慈舟還小一歲，但因慈舟中年才出家，故戒塵的僧臘高於慈舟十多年。

滴》和《華嚴五週四分七處九會圖》。戒塵法師乃是教依華嚴、禪淨兼修、行歸淨土的一代高僧。

參與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工作而從海潮寺走出的學僧，除上述的戒塵、了塵、慈舟等法師外，還有近現代對河南佛教的保護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的慕西法師¹⁴、對陝西佛教發展有重要貢獻的妙闊法師¹⁵等。

從海潮寺華嚴大學走出的學僧中，後來主要在香港弘揚華嚴且卓有成就的，當數智光法師的剃度弟子靄亭法師（1893-1947）。靄亭的有關事跡，除前面介紹智光法師時提及的內容之外，還有應何東爵士夫人張蓮覺居士之請，擘劃建立「東蓮覺苑」，作為在香港的弘法基地；發行「人海燈」雜誌；於港、澳創辦義學，興建佛學院；到日本搜集華嚴注疏多種，著有《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如此等等。華嚴大德靄亭法師對港澳佛教的發展，作出了不可磨滅的重要貢獻。

在華嚴學的研究撰述方面，除上面提及的智光《華嚴大綱》、慈舟《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聞記》、靄亭《華嚴一乘教義章集解》、戒塵《華嚴一滴》和《華嚴五週四分七處九會圖》等之外，不能不提的，還有持松法師的《華嚴宗教義始末記》。持松（1894-1972），法名密林，這位海潮寺華嚴大學的高材生，後來以顯密融通聞名於中外佛教界，是近現代中國佛教史不能不提的一位富有特色的高僧，他的知名度較高，這裡從略不予展開。

所有這些從海潮寺華嚴大學走出的學僧，成長為佛教的高僧大德，他們對於華嚴傳承弘揚所作出的貢獻，既充實了博大精深的華嚴文化寶庫，也使杭州海潮寺的文化底蘊更為豐厚。

三、杭州海潮寺重建之現狀與前景

近年保護與開發海潮寺的呼聲強烈，順應民意，政府與教界前幾年已達成基本共識，確定由杭州市佛教協會恢復重建海潮寺。

¹⁴ 慕西法師（約 1890-？），法名性澈，河南信陽人，出家於家鄉賢首山寺。就學於月霞大師創辦的華嚴大學。畢業之後，曾參與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的創辦。後回到賢首山寺，創辦佛教養成學校，培養僧青年。在有「基督將軍」之稱的馮玉祥大肆破壞河南佛教之時，他挺身而出進行抗爭，呼籲成立河南佛教會，要求發還廟產。積極推動建立河南佛學院，1932 年佛學院開學典禮上，慕西以副院長身份致辭。

¹⁵ 妙闊法師（1878-1960），法名慧福，山西省五臺縣人，出家於趙城廣勝寺。就學於月霞大師創辦的華嚴大學。畢業之後，曾在漢口九蓮寺華嚴大學授課。與在武漢講經的太虛大師相識，一見如故。後陝西佛教界邀請太虛大師去講經，太虛因忙於武昌佛學院事務難以分身，推妙闊法師代勞。妙闊在陝西佛教會宣講《大乘起信論》，開近代外省法師在西安弘法之先例。講經圓滿後，陝西佛教界護法居士康寄遙等懇請妙闊留在西安弘化，並聘其為西安大興善寺住持。自此之後，妙闊主要在陝西弘化，為陝西佛教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關於海潮寺復建的規劃方案，一度曾有結合將臺山南宋佛教文化生態公園和白塔公園建設在錢塘江兩岸建造海潮寺北院、南院的設想，並由杭州市城市規劃設計院作過方案設計，還召開過相關的會議。但後來隨著杭州相關人事調整等等因緣的變化，這個方案已被擱置。

但海潮寺復建的計劃，並未被取消。海潮寺復建的用地（約 26 畝左右），大體上定在海潮寺遺址內尚存的遺構天王殿一帶。具體的位置，原定在天王殿及其後面原橡膠廠內的一部分地塊。筆者曾去實地探訪，據瞭解，新的開發商從經濟效益考慮，希望能連片開發，為此提出地塊置換的意見，要求海潮寺復建的地塊往前移，即天王殿及其前面的現浙江網絡公司的地塊。筆者就此曾諮詢過杭州佛教協會會長光泉法師，他說就復建的寺院位置而言，前移比較理想，如此則面臨新開河（沙河），河對岸就是原為古海塘（江堤）的秋濤路，顯然要比混雜在新的開發區塊內要好；但置換地塊有二個較難處理的問題，一是浙江網絡公司是否願意搬遷？若不願意就會拖延時間，久拖不決就很麻煩；二是拆遷的一大筆費用誰來承擔？據說這筆經費還不小。後來，經過有關方面的努力協調，已初步確定，海潮寺復建用地為現浙江網絡公司的地塊，拆遷經費主要由所在地政府統籌解決。但浙江網絡公司何時搬遷？至今尚是一個未知數，有待有關方面繼續努力，使海潮寺重建的因緣盡快具足。華嚴蓮社似也可以充分發揮其優勢與影響力，通過適當的方式，促進杭州海潮寺的早日重建復興。但願海潮寺復建能儘快變成現實，華嚴蓮社與海潮寺祖庭的法脈源流早日接續起來，使杭州海潮寺成為中國大陸弘揚佛教華嚴學的一個重地。

參考文獻

- （明）吳之鯨：《武林梵志》。《中國佛寺志叢刊》冊 57，眠雲精舍抄本。揚州：廣陵書社影印。2006。
- （清）普照清道：《百丈清規證義記》序。《卍續藏經》冊 63，No. 1244-G。
- （清）普照清道：《釋氏稽古略》序。《大正新脩大藏經》冊 49，No. 2037。
- 〈杭州市海潮寺近訊〉。《弘化月刊》。第 72 期。1947.06。見黃夏年主編：《民國佛教期刊文獻集成》三編。北京：中國書店出版社。2011。
- 〈近代華嚴大德靄亭和尚略傳〉。http://blog.sina.com.cn/s/blog_5edbb83a0100n8ef.html
- 〈應乾印廣〉。http://www.baik.com/wiki/&prd%3Dbutton_citiao2_search。
- 冷曉：《杭州佛教史》，香港：百通出版社。2001。
- 於凌波：《中國近現代佛教人物志》。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1995。

智光大師紀念會編纂：《智光大師法彙》（含《智光老和尚紀念集》）。臺北：華嚴蓮社。1993。

範觀瀾：《華嚴文匯》，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出版。2007。

薑民勝：〈海潮寺軼事〉。《杭州中策橡膠報》A4 版副刊。2011.03.31。

釋明基主編：《安國禪林——千年古剎，翰墨禪緣》。黃岡：黃州安國禪寺。2016。

釋道源：《慈舟大師傳》。臺北：《湖北文獻》129。1998。

釋道源主編：《慈舟大師紀念集》。基隆：自由書店。1958。

